

認識替代歧視

近來美國的動盪讓人們的眼光再次回到黑人族群身上，而我徑直想起美國電影《Crash》（港譯《撞車》）。這部影片當年贏過了《斷背山》、拿下奧斯卡最佳電影，其鮮明的主題正是種族歧視。

電影中的兩大高潮都能說明人或人性的複雜。其一是帶有種族歧視的警官，在截停一對黑人夫婦的車後，以檢查的名義對那位婦女「上下其手」，其丈夫的忍氣吞聲、試圖大事化小更教她憤怒非常，兩人因此產生間隙。然而，後來妻子獨自一人出了車禍時，趕來的竟是同一個警官，他奮不顧身相救，哪怕車子即將爆炸、同事紛紛趕來將他拉開，他仍堅持回身車中，最後救出了黑人女子。其二是一開始就目睹了警官性騷擾行為而寧願與之分道揚鑣的另一年輕警官，他竟在休息時間讓一位黑人小伙搭上順風車，兩人相談正歡，小伙子因有着與警官車中相同模樣的人像而發笑，警官卻誤以為遭到嘲笑甚至感覺小伙子正在拘檢，結果，這個反對歧視，甚至在影片中主動、勇敢地保護了黑人的年輕警官，竟就在自己的車裏因為一場誤會槍殺了黑人並毀屍滅跡。

種族歧視並不能作為輕易斷定一個人好壞的標籤，反過來說，它同樣不是一個簡單的標籤或觀念，即便你並不認同這一觀念，可很多時候它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深入社會和人心，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偏見更容易蔓延的是人的疑心和不安全感。這部電影中的人物成組出現，使得各自的命運環環相扣，這種形式恰恰引起我們思考所謂的歧視背後在個體以外更複雜的社會原因。

香港也有大量少數族裔人



自由談
蘇昕仁

口，根據去年的政府公開數字，它在過去十年上升了百分之七十，就算扣除三十九萬家庭傭工，仍有二十六萬餘人。如何協助他們適應、融入本地，並以現行機制干預其所遭遇的矛盾和困難，一直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命題，且尤其不能忽略的是，當中有許許多多少數族裔正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比如受到較多關注的棟篤笑藝人阿V (Vivek Mahubani)，講着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口中的笑話經常涉及少數族裔在香港的遭遇。

有本地紀錄片介紹，香港的非洲族裔約有一千七百至三千人，大部分經營出口生意，比如回收手提電話再於家鄉轉售。一些人可能因為膚色就歧視他們不夠乾淨甚至帶有體味，可他們有許多人出於這種歧視比其他族裔都更注重整潔。事實上，雙方都不應拘泥刻板印象，惟通過語言溝通才能相互了解。非洲人和中國人一樣，尊老愛幼，重視家庭，嫁給非洲人的港女就更欣賞他們的誠實和風度。同時，在港非洲人也注重社群連結，他們相互熟悉，甚至設置了主席一職負責處理問題，協調矛盾。

重慶大廈則不少非洲裔的活動中心，用一餐地道的非洲菜去消化我們的刻板印象該是不錯的選擇。當你洗淨雙手，捏下一團Fufu，沾着醬汁吃下，飽滿濃郁的香味以及老闆親切平和的笑容，使你開始走進嶄新的風俗文化，其間你很可能在此邂逅非洲裔的運動員、維修員、文員、銷售助理……當你有一日真正在各行各業撞見非洲裔的僱主或僱員，或許才能說明這些少數族裔人士已確實成為香港多元化社會的一部分。



故宮建築
祝勇

溥儀迎娶婉容那年，也就是他十六歲那年，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叫太監打開建福宮那邊一座塵封已久的庫房，裏面珍藏了許多乾隆時代的珍玩。溥儀回憶：「我叫太監打開了一個，原來全是手卷字畫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有的庫盡是彝器，有的庫盡是瓷器，有的庫盡是名畫……」

建福宮花園在紫禁城西北部，那裏曾是乾隆當皇子時居住過的乾西五所中的四所、五所，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將這裏改建為一座花園，叫建福宮花園，亦稱西花園。乾隆十分喜愛這個花園，後來成為他時常光顧的休閒遊憩、收藏珍玩之地。這裏也因此貯滿了乾隆喜愛的金質法器、藏文經版、瓷器彝器、法書名畫等，被稱為皇宮寶庫。這裏一直被視為收藏皇家珍寶的殿庫，重要性非比尋常。

乾隆皇帝不會想到，建成一百八十年之後，這座美輪美奐的花園遭遇滅頂之災。溥儀接受謀臣建議，決定對建福宮文物進行一次全面清點。蹊蹺的是，清點剛剛開

始，六月二十七夜裏，建福宮就燃起大火。火燃起時，溥儀正坐在儲秀宮裏，和婉容一起乘涼，這樣的平靜與浪漫，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並不多見。

溥儀從太監那裏得知起火的消息，迅速趕到火場。他使勁拍打建福宮的大門，竟無人理會。他又心急火燎地折回養心殿，婉容緊隨在他身後，寸步未離。這一回，養心殿的電話派上了用場，他打電話給內務府大臣紹英，令他通知北京城衛戍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薛之珩和警察總監聶憲藩等，叫他們派消防隊來救火，他還給外國公使館打電話。之後，他們返回建福宮，一夜沒有合眼。

王懷慶、薛之珩和聶憲藩等悉數抵達紫禁城外，人聲嘈雜中，神武門守衛卻不敢擅自打開城門，原因是「未奉諭旨，外人許不入神武門一步！」

等到消防人員趕到現場時，早已錯過了救火的最佳時間，這時的建福宮花園儼然成為火的海洋，參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樹，靜怡軒、慧耀樓、吉雲樓等建築在人們的眼皮底下逐次坍塌、消失。

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裏回憶，第二天早上，他在火光中來到建福宮德日新殿

，第一眼就看見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燒成焦炭的木頭上，沮喪地注視着眼前的慘景。

大火過後，京中某金店經過「疏通」，以五十萬銀元買下了灰燼處理權，據說後來從廢墟中熔煉出的黃金，多達一萬七千多兩。

清點再也無法繼續進行。內務府呈報的，是一筆糊塗賬。那一刻，溥儀或許會想起莊士敦的話：內務府對清朝滅亡負有相當責任。溥儀心知肚明，火是大監們放的，為的是燒毀他們盜竊的證據。溥儀心知自己門不過這些滑吏，決定把大監全部遣散。最終，紫禁城只留下溥儀、淑妃等所在的五個宮各留下二十名以供驅使。

喧鬧的紫禁城，突然間寂靜下來。鄧倫問：建福宮花園起火後，溥儀就沒再管這個地方了嗎？專家告訴他，建福宮廢墟在清理後變成了網球場。

網球場正式啟用那天，舉行了一場男女混雙比賽。溥儀和婉容為一方，莊士敦和潤麒為一方，比賽結果：帝后組合敗北。

五百年的深宮，第一次傳出揮擊網球的空回聲。

（「永別神武」之五，標題為編者加）

買樓



港島核心商業地帶

資料圖片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某日吃飯，年輕朋友J問我：「不是說很多人想移民嗎？不是『黑暴』和新冠疫情雙重打擊下，經濟斷崖式下跌嗎？不是說港區國安法嚇得很多外資想跑嗎？為什麼現在樓價沒有大跌，甚至有反而升了？」我知道J一直在等機會「上車」，我問他手上是否已經儲夠了首期，他說只夠付樓價在六百萬以下的首期，工作七年，從傳媒跳槽到大公司做公關，能儲到一百八十萬元也不容易。但現在港島已經沒有六百萬以下的住宅單位，雖然六百萬在新界有不少選擇，但因為J在港島上班，所以暫不考慮在九龍新界置業。我建議他看施老闆的專欄，他說想聽我的非專業看法。

反正是「吹水」，我就談幾點理解。的確近期聽到不少人談論移民。舊同事阿K曾加入九七前移民潮，在加拿大待了幾年又回到香港，「悶到抽筋」，他說。去年他又提移民，阿K是「和理非」，難忍「黑暴」攪炒無法無天，「遲早迫到阿爺出手，有眼睇」，他說快將退休，打算去台灣養老，「台灣移居門檻唔高，醫療條件唔錯，又近近地，隨時可返嚟香港見老友。」阿K手上有兩層樓，一個與太太自住一個出租，他說兩層樓都不會賣，萬一台灣住不習慣就回來。當年他一家移民加拿大時賣樓賣車連根拔起，這次汲取教訓把根留住。

台灣近年成為香港人移居的熱點，原因很多，除了阿K這類中年中產，也包括一些去年參加示威暴力，擔心被追究法律責任的黑衣人，不止一名涉案被告棄保潛逃到台灣（當地媒體指多達數百人）。嚴

格來說，黑衣人跑去台灣不是移居，而是「着草」，蔡英文當局還煞有介事成立專組安置這班人。似乎想證明台灣真的是「着草天堂」。總之，上述兩類人離開香港，都不會對樓價有影響。

至於香港經濟，受到去年大半年「黑暴」蹂躪和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作為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佔GDP近百分之五的旅遊業幾乎跌至零，其他支柱行業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挫，今年第一季度香港GDP大跌百分之八點九，創歷來單季最大跌幅。最新公布的失業率達百分之五點二創十年新高。但在這一連串負面數據背後，並未出現如二〇〇三年般樓價大跌、銀主盤大增的情況，其中原因多方面。

經歷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和二〇〇三年沙士兩次慘痛教訓之後，借錢炒樓渴望一夜暴富的投機者大為減少，加上政府推出「辣招」和金融機構加強監管，所以業主承受風險能力大為提升，市場偶有一兩個急於套現的筍盤，多為價錢幾千萬的豪宅，不是普通買家那杯茶。沒有拋售，便

難大跌。相反，市場有不少像J這樣的上車族買家，以及一部分換樓客，加上超低利息料將維持較長時期，所以雖然經濟非常差，短期內中小型住宅樓價卻跌不下來。不過，本港經濟難言已渡過最黑暗時刻，樓市能否守住不跌，並不樂觀。

第三個問題是港區國安法對外資的影響。特朗普揚言要制裁香港，美國領事館第一時間放盤估值百億的洋房宿舍，美國商會也聲稱三成美資企業擬撤資云云。香港有一千三百多家美資公司，當中包括三百家地區總部，過去十年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接近三千億美元，特朗普要制裁香港，究竟對誰的傷害更大？市場對港區國安法的反應，港股只跌一日反彈，匯市和樓市未見大波動，傳聞有投機者想借大跌市撈一筆，結果輸到「攤攤腰」。港區國安法內容和實施方法很快會公布，會不會真的嚇走外資，不妨拭目以待。回歸前美國某雜誌封面大標題「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結果十年後公開認錯。這次對港區國安法的反應，會不會再有人談判？

解封購物初體驗

柏林附近的那個打折村其實半月前就已經開放了。掐指一算我已經兩個月沒逛街，聽到商場開門的消息我早就有點心癢癢，躍躍欲試卻又總有點擔心。上周四我的德語網課結束，總算找到個正當理由慶祝一下，逛街！

周五是工作日，我猜想人應該不會太多吧，於是跟先生帶著正好不用上學的兩個小朋友不緊不慢開車過去。還沒走近，遠遠便看到購物村門口長長的防護欄，防護欄的盡頭是不算太多的排隊進「村」的顧客。

好在人龍走得很快，幾乎不需要等，我們便隨着人潮進了大門。大門口有三個工作人員，其中兩位戴着像是N95的口罩，一位檢查是否每個顧客戴好口罩，另一位手上拿着個計數器記錄進入的人數，而第三位把鼻子露到口罩外面在旁邊休息。

走進打折村，一眼望去每個商店門口都排着隊，少的有十來個人，多的排成了蛇型。特別是我原本計劃給兩個小朋友買買運動鞋，發現運動服飾店門口的隊伍蛇字型都排了三四圈，我頓時從興致勃勃變得有些失望。於是我快步往打折村更靠裏的商店走去，希望能找到個沒人排隊的商店。

東看看西看看總算找到一個只有五六個人排隊的鞋店。先生帶着兩個小朋友在隊伍的最後排着，我繼續往前走溜達一圈，發現前面竟然還有一兩個受到「冷落」沒人排隊的商店。這兩家店平日可能也是我不大逛的，但僅僅是因為沒人排隊



柏林漫言
余逾

我也進去逛了一圈，毫無疑問地空着手出來。

我又快步走回到他們排隊的地方，心想五六個人的隊伍應該很快輪到他們了。然而並不是這樣，他們仍然是隊伍最後的人，而前面的五六個人依然毫無變化。我站進隊伍，換先生去他喜歡的店裏買牛仔褲。等先生都買了四條褲子出來，我們又等了好一會兒才進了店。

這個不大的店裏包括兩位售貨員只允許有十個人。兩位售貨員幫着八位客人尋找合適的款式和鞋碼的同時還要提醒顧客要保持一米五的距離。我帶着兩個小朋友慢慢尋找着他們喜歡的鞋款和試穿，不知不覺時間過得飛快，出門時發現我們在裏面居然待了半個多小時。門外排隊依然只有五六個人，看着我們手上的購物袋，他們臉上更是有點掩飾不住的焦急。

大半天時間，我們在這個有接近一百個商店的打折村裏只進了四家店，一個鞋店，一個服裝店，一個廚具店和一個玩具店。除此之外就是在冰淇淋甜品店吃了法式煎餅和高夫餅冰淇淋。

好在我們在廚具店裏選到一套喜歡的碗具，小朋友們也買了玩具，先生買了牛仔褲，也基本上算是各有收穫吧。

這次不尋常的購物體驗已是近期的「恢復正常」。出門的時候，大門外已排着長隊，我們從大門走出去的同時，換進來隊伍中四個高興的人，看他們蹦蹦跳跳進「村」，這感覺真奇妙。



如是我見
海龍

自一九七七年獲邀為英文版《紅樓夢》配圖，戴敦邦畫紅樓夢卅餘年，海內外紅樓畫家無出其右。緊接紅樓人物創作的巨大成功，他一發而不可收，又用水墨國畫形式畫完了四大名著；也畫了《西廂記》《金瓶梅》《長恨歌》《聊齋》「中國民間諸神」系列等，成了名副其實中國古典文學的畫壇「一哥」。

《紅樓夢》誕生以來，畫紅樓夢畫家可謂多矣，靠此成名的畫家亦不乏其人，在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並被眾口交誦殊非易事。而戴敦邦竟能數十年如一日用繪畫詮釋紅樓而終成正果，不得不讓人欽佩他非凡的努力。

戴敦邦的成功在於他雖畫人物但卻不限於表現人物，他工寫兼擅，作品注重刻畫心理及典型環境烘托。其畫境氣魄恢弘；其人物塑造生動傳神、既有傳統中國畫的典雅，又有西畫的厚重和國際繪畫語言的波俏情致，為中國古典畫走向世界做出了傑出貢獻。

去年筆者赴滬參加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期間跟戴敦邦相聚，問及他近期創作計劃，老爺子給了一個讓人驚艷的回答：他

正在傾全力準備畫《資本論》。

畫《資本論》？我有些茫然。經深問，方知老爺子對此是蓄謀已久了。畫《資本論》是他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就深藏的一個夢想，甚至比他畫《紅樓夢》還早些。

畫慣了中國古典人物的戴敦邦能否成功表現歐陸風情的歷史和哲學內容呢？有人定會有此一問。我的答案是，能！若問我為什麼對老爺子這麼有信心，是因為我相信他五十餘年思考積澱的底氣，他持續不懈對《資本論》啃讀的體會以及見證過他愚公移山般的努力和自信。雖然戴敦邦總是自謙「民間藝人」。早在一九八一年他就因其美術成就被聘為上海交大教授。浸淫於十里洋場，他雖然致力於傳統，卻瞻望世界，一直注重汲取古今中外文藝理論和美術名作的營養，拓寬自己的視野。

不只有理論，他當然有實踐而且有計劃。戴敦邦聲稱：我們搞什麼都要想得遠、想得深。接下來，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創作《資本論》稿本上。對於視覺呈現，他也有完整的設計。譬如說，他認為：畫面裏的人要像真人一般高大。巨幅才具氣勢，馬克思的《資本論》必須要有氣勢。它描寫了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人物角色屬於比較底層的

戴敦邦畫筆下的名著



戴敦邦所繪的《紅樓夢》人物

作者供圖

，過去工人階級多是做配角。這次他要顛倒過來，把工人畫為主角。

戴敦邦已是八十二歲老人，現在每天早上四時半起床；除了吃飯，常常工作到晚上十點，堅持了數十年。二〇一一年他右眼失明，現在只用一隻眼仍然夜以繼日地奮鬥在追夢的道路上。他渡過了最艱難的時代，回顧過去，有人總是抱怨這抱怨那推說各種各樣原因耽擱了歲月和寶貴的時光。但戴敦邦一樣經歷過所有坎坷卻從沒怨天尤人，他懇切地說：「感謝這個時代賦予了我最好的機會。」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畫家畫西方名著的不算少，但是用國畫的形式來詮釋哲學著作，戴敦邦的這種大膽嘗試值得期待。